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འཇམ་དཔལ་འཁོར་ལོ་

FENG ZHI MODUAN

风之末端

——央今拉姆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ཇུ་མཁའ་ལྷོ་ལྷོ་

风之末端

——央今拉姆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之末端 / 央今拉姆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风… II. ①央…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8438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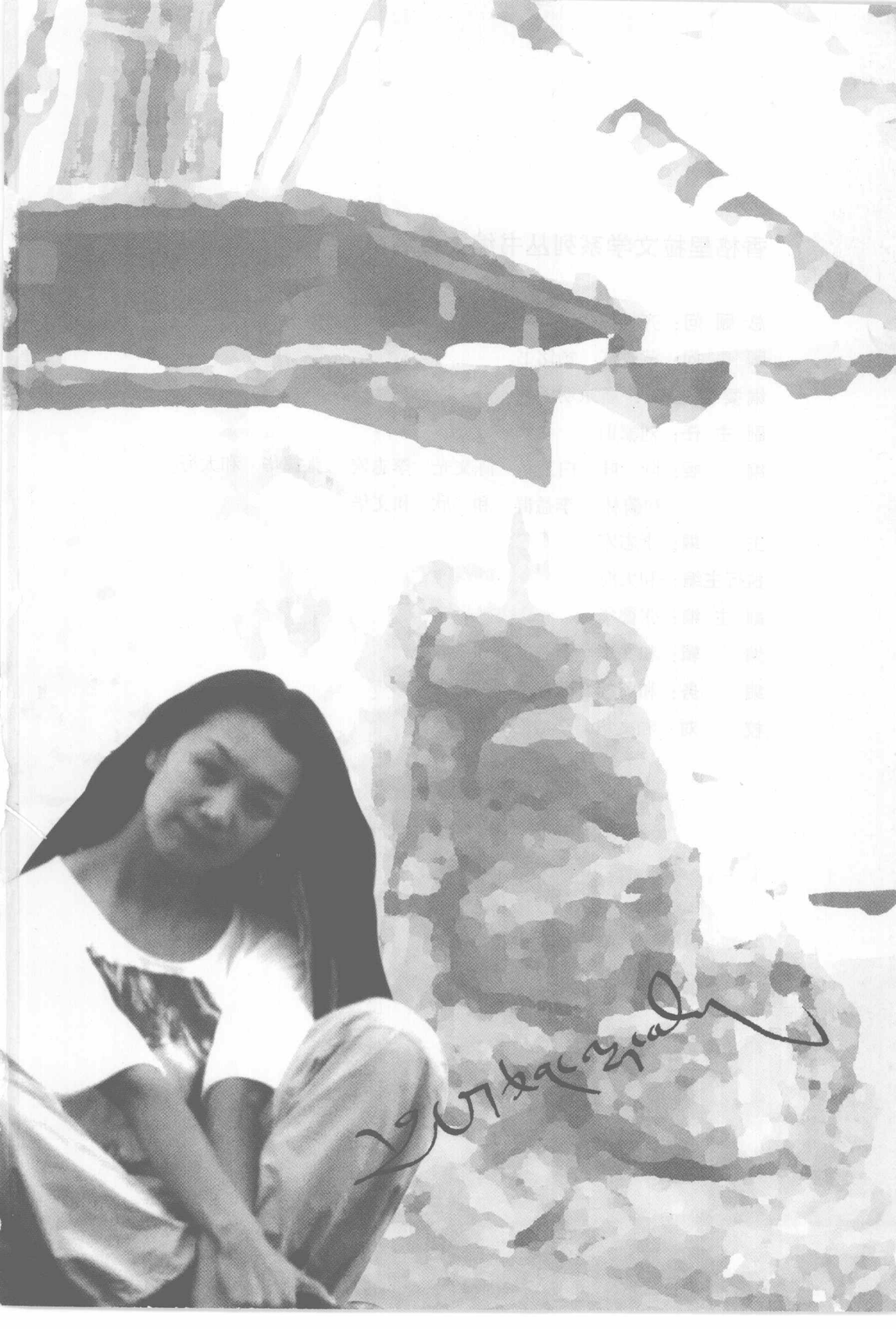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 (全10册)



2007.9.24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齐扎拉

顾 问：黄政红 杨铭书

编委会主任：鲁永明

副 主 任：刘家训

编 委：阿 哇 白玉新 陈文光 李志宏 张德华 和大海
和蔚林 李益群 和 欣 和文华

主 编：李志宏

执行主编：和大海

副 主 编：张德华

编 辑：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编 务：和蔚林 高福英 韩星贵

校 对：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都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团结。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于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2010年8月8日



目 录

DIRECTORY

昨天的太阳·····	001
风之末端·····	014
彼岸·····	032
情舞·····	069
桑吉卓玛与黑兀鹫·····	102
后记·····	117

昨天的太阳

很多时候，桑吉卓玛还是会无端端想起土坡上一间窄小的石砌教室，几个孩子坐在里面跟着胖胖的女教师一起大声地朗读课文，午后的阳光从窗棂偷偷钻进，穿过充满牛粪味的狭小空间，在桑吉卓玛细瘦的小手臂上拉下浮满灰尘的愉悦长线……

这清晰的场景带着轻微的酸楚徘徊在她的记忆中，仿佛近在昨天，又仿佛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却是心上那时光流逝所无法脱去的疙瘩，一不经意就蹦落眼前。

22岁的桑吉卓玛已经是个5岁孩子的母亲了，此刻她枯瘦的身子正支撑着一背沉甸甸的桠柴，前面是一头同样负担着两驮桠柴的灰色公驴。那驴显然已经老了，喘着粗气颤着双腿吃力地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它不停地放着巨响的臭屁，时而拉泡稀屎，时而挤出浊黄的尿水，似乎想拼命减轻身上的沉重。想想这驴也是有过身负重物，还能沿途跟着漂亮的母驴调情的青春岁月，那时候它曾陪着桑吉卓玛出嫁。

桑吉卓玛是17岁那年嫁给农布的。那天的天空飘满了一缕缕细碎的白云，像无根据地绽放了漫天的梨花，脆弱而又甜美。

送亲的队伍唱着古老的山歌，还有知了在树上喊破了它们无趣的嗓门。桑吉卓玛穿着不太合体的新娘装，戴着一对椭圆形的金耳环，那是她身上唯一的首饰。桑吉卓玛没有像其他新嫁娘一样哭啼啼，她的脑海里一遍遍重映着母亲空洞的表情，还有不断流下的泪水。母亲说：“女人的命就像被鸟儿衔去的草籽，落在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桑吉卓玛行走的路途中到处都是草，它们漫山遍野，苍翠欲滴，只有她那件褪了色的金边红坎肩，在其间无边寂寞地红着。

到了出嫁的村庄，送亲的队伍寒暄两句就散了，剩下一匹作为她的嫁妆的驴，那亢奋的灰色公驴正在墙角嗅着一切可能与母驴有关的气息。桑吉卓玛抬起眼睛，从一幢被火烟熏得乌黑的低矮碉房里看到她并不陌生的丈夫：一个黝黑高大的长脸男人。这个30出头后如愿以偿地结束光棍生涯的男人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崭新的黑西装，雪白的胶钉鞋，油光可鉴的头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酥油味。他齜着满口黑黄的牙花子，喜笑颜开地说：“来了？”

这就是桑吉卓玛的婚礼。

像很多女孩子一样，桑吉卓玛曾用无数的版本幻想过自己做新娘的时刻，在许久前和不久之前，她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像一颗草籽一样被埋在一块土地里，并且毫无余地地冒出了生根的芽。

却像久旱的土地迎来一场如酥的小雨，这意外的雨水在一夜之间将一切焕然一新。农布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游手好闲的农布了，他打柴耕地，种菜养畜，要是桑吉卓玛想吃树梢上红艳的羊

奶果，他决不会采来坝子上嫩绿的酸牙果。他忘情地宠爱着他的妻子，逢人就说：“我们家桑吉卓玛是个宝。”

由一个经常挨打受骂灰头土脸的姑娘被人命名为宝，这是桑吉卓玛始料未及的。随着体态慢慢变得臃肿，她瘦削的脸上奇迹般透出女孩时也曾有过的红润光泽。她唱着歌搓着羊毛看一身肌肉的农布在草场上打青稞，不由得从心底生出由衷的爱恋。农布是个孤儿，跟她一样，是个苦命的人。两个苦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出甜蜜的生活呢？她改变了农布！只有她能够改变农布！

桑吉卓玛挺着大肚子满足地穿过瞠目结舌的左邻右舍，她发现自己果然是一个宝，这个宝洗去幼年时挟裹上的灰尘，在黑暗的碉房里熠熠生辉，照亮农布那双曾经黯淡的双眼，也同时温润了自己干涸的心田。那都是些怎么甜蜜的日子呀？农布出门做活不管有多辛苦，一回到家里就要喊：“桑吉卓玛，桑吉卓玛……”看到她正忙着准备饭菜，便对她会心一笑，满脸的知足与欢乐。只是，这样的日子终究没能持续下来。漫山遍野的野草会悄无声息地长到人的心里来，在人的心里生根发芽，让人心乱得像暴风下的草地。

是的，草！漫长山路上的劳累顿时像路上的草一样向桑吉卓玛袭来，她慌忙歇下栲柴背子，趴到路边大声呕吐，直到吐出酸涩的胃液她才停了下来。当空的太阳撒下无数光芒刺到她沁出汗水的青黑的皮肤上，火辣辣地灼痛。

农布在儿子三岁时突然有了新的想法，农布不想过以前的生活了，他说他看到村里的旺扎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就心慌，他想让桑吉卓玛和儿子住上像旺扎家一样宽敞明亮的大房

子，用上像旺扎家一样的现代化电器。可他无论怎么东奔西走，也没法凑钱买一辆像旺扎家那样的大货车，于是他转悠到了村里混混们经常聚集一起的赌桌上。

桑吉卓玛这个“宝贝”的光泽再也无法迷住农布的双眼，农布开始变得喜怒无常，他把他的整个身心无私地奉献给了麻将。输光了夏天时卖松茸挣的钱，就从家里背青稞，拿酥油饼。有时也赶回一头肥猪，或者赶往县城给桑吉卓玛买几件花衣裳。

桑吉卓玛起先阻拦过农布赌博，可她发现自己的反对毫无作用，况且那时候农布输少赢多。无奈之下，她偷偷跑到赌桌附近窥视，她看见她的丈夫这时候完全没有了平日里对别人的低三下四，他扯着嗓门在烟雾缭绕的钞票中间厮杀着，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领袖般的豪气。桑吉卓玛在一边看着，像看着一个南征北战的男子汉，不觉间就入了迷。农布还给她和儿子买过蛋糕呢，用粉红色的精美盒子包装，光看就是一屋子的香。如果农布不去赌钱，她想她也许就不能吃上这样好吃的东西了。再看看隔壁拉姆的男人老实巴交，没日没夜地干活，可也没见他给拉姆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男人就是要做男人该做的事，男人注定是坐在上八位上的人，女人就算有九个脑袋，也只是靠边坐服侍男人的人。”想起母亲的话，桑吉卓玛心里一开窍，也就由着农布的性子了。

除了夏天上山找松茸以外，农布是完全放弃做农活了。可他的下身可没闲着，如果赢了钱，不管回家时候有多晚，他都要跟桑吉卓玛干那种事。自打儿子出生，桑吉卓玛就经常偷偷跑到搞计生工作的姑娘那里找不会生小孩的药，她不想马上又翘起肚

皮。可最近那姑娘很久都没来上班，桑吉卓玛也就没处去要那种药丸了。当然，这些事农布向来是漠不关心的，他跟着混混们时间久了，就思忖着如何照着他们在赌桌上那些充满刺激的话，玩无数的花样干那事。他有时候让桑吉卓玛像马那样趴着，有时候又让她像猴那样爬上来，还让桑吉卓玛高声叫唤，桑吉卓玛的叫唤不尽如人意，他就一遍遍耐心教导。前不久，农布还特地上城里给他买了一件鲜红色的胸罩，说是现在的女人都时兴穿那玩意儿。在那个因为农布赢钱而皆大欢喜的日子，两口子钻研许久，才把那东西四平八稳地穿在桑吉卓玛身上。那胸罩穿在瘦小的桑吉卓玛身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旷无边，甚至有些滑稽。可农布却不这么看，他兴奋异常，揉面团一样使劲揉着桑吉卓玛的胸部（确切地说是胸罩），再喘着粗气扯下她的裤子，许久许久，把她和那撑木床一起折腾得几乎散了架。

拉姆说男人干那事完全就出于喜欢他的女人，否则说不上还会找其他女人干了。所以桑吉卓玛虽然一点也不喜欢跟农布干这样的事，可每逢农布需要，她还是乖乖地撩开双腿，百无聊赖地数着窗外的星星，应着农布的要求，嘴里“啊啊呜呜”地乱叫一气。有好几次，农布还没折腾完，她就睡着了……

后来，农布赢钱的时候学会了往城里跑，回来就说桑吉卓玛不带劲，农布说，女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这句话刚从农布的嘴里说出来，桑吉卓玛那根女人的神经还是被隐隐地刺痛了。农布看到桑吉卓玛变了脸色，笑了，又说，桑吉卓玛，你跟她们不一样，你太好了。

这条被桑吉卓玛穿越过无数次的山路像是一条带子，它缠

着她，裹着她，数着她的汗水，深谙她的思绪。驴在山路上走老了，桑吉卓玛的思绪也老了，她沉重却又轻飘飘地走着，走向家。

穿过充满牛粪味的窄巷，桑吉卓玛在自家的院子里卸下柴背子，一身轻松的老驴张大嘴巴响亮地鸣叫一会儿，然后安心地啃草去了。她五岁的儿子正跟一群男孩玩尿过的稀泥，见她来了，急忙跑过来告诉桑吉卓玛，说是阿爸好像输光了钱，把家里的奶牛也赶走了。桑吉卓玛愣了一下，跑进牛圈，又失望地从空空如也的牛圈里走出来。看到正大动腮帮吃草的驴，她感觉自己也很饿，于是忙叫儿子生火，准备打罐酥油茶，却发现酥油盒也是空的，昨天晚上刚打出来的一饼酥油显然也被农布赌输了。“那就煮锅稀饭吧。”桑吉卓玛慌张地说着，想到输急了的农布，她开始有些害怕。

在赌博这件事上农布是很讲“赌德”的，他从不赊别人的赌债，家里实在没有可赌的东西了，他就抱着酒瓶子喝酒，把黑脸喝到血红，再发青，然后愤怒地猛摔家里仅有的锅碗瓢盆。那些摔残的东西巨响之后一个个歪斜在地上刺痛着桑吉卓玛的心脏。要是全给砸烂了又没钱买，她不是要去拉姆家借锅使吗？桑吉卓玛觉得去借锅时候拉姆的眼睛跟平常不一样，有一种混合的东西：一半是鄙夷，一半是怜悯。她怎么能让一个连一件花衣裳都穿不上的女人用这样的目光看自己呢！于是一天晚上，桑吉卓玛在农布摔东西的间歇鼓起勇气，颤抖地说：“别，别砸它们。”农布呆立一会儿，转移方向，挥开大手把桑吉卓玛暴打了一顿，直到把桑吉卓玛的尿都打出来了，他才心满意足地倒在床上呼呼大

睡。每每乡邻们对着鼻青眼肿的桑吉卓玛窃窃私语时，她都坦然一笑，说：“晚上不小心，从楼梯上跌下来了。”

农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打她的，赢钱时候再以加倍的柔情蜜意做以补偿。有一晚，他竟然像抱着小孩一样在牛圈里抱着桑吉卓玛给她把夜尿，弄得她受宠若惊。

其实农布不喝酒的时候对他还是挺好的，方圆十里，没听说过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女人哄她撒尿的。桑吉卓玛这样想着，在小盆里给农布舀出半锅稀饭，要知道农布在赌钱时候，是不许别人打扰的。

当太阳偏西的时候，农布回来了一趟。他阴沉着脸大口喝完盆里的稀饭，然后一阵翻箱倒柜。桑吉卓玛在一边心惊胆战地晾着刚洗好的衣服，回眸瞬间，她发现农布把她那对出嫁时带来的金耳环翻了出来。

这对耳环是桑吉卓玛母亲出嫁时的嫁妆，又是桑吉卓玛出嫁时母亲从耳朵上依依不舍地取下来亲手给她戴上的。桑吉卓玛清晰地记得那天自己与母亲的对白。她说，阿妈，我不要，你给姐姐和妹妹留着吧。母亲说，我想好了，就给你，如果日子实在难过，就把它卖了……平时桑吉卓玛舍不得戴，用红绸一层层地裹起来压在床底珍藏。可这对耳环就在这时候让农布给翻了出来。

桑吉卓玛顾不上想太多，她大步跑过来拦住走往门外的农布，说，你不能拿走耳环，那是我的，是阿妈留给我的……农布大手一挥，将眼前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嚷的桑吉卓玛抡倒在一边。等一身尘土的桑吉卓玛从地上爬起来，农布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

桑吉卓玛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她感觉一种久违的东西正从胸腔义无反顾地涌向脸庞，不觉间已打湿了脸庞。自八岁起她就学会不让自己流泪，她的父亲是个被病魔折磨得暴躁颓靡的人，桑吉卓玛不知道他羸弱的身体为什么会蕴藏着那么多的怒火，稍不顺意便大发雷霆，直到咳得趴在地上喘不过气来。桑吉卓玛从小的生活就几乎被母亲哀怨而连绵不断的泪水所淹没，她讨厌这种盐渍而廉价的液体。可这些久违的来自身体的水滴最终是在她认为自己可以是一块宝之后，不留余地地噙出她的眼眶，一颗颗滑过嘴角掉落地上，在落日的余晖中像她那对被她擦拭过无数次的耳环所散发出的宁静光泽。

夜已经很深了，儿子在堂屋里打着轻微的鼻鼾熟睡。桑吉卓玛毫无睡意，她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意乱心烦。农布已经输掉她的耳环了吗？又或者，他会拿回耳环，还乐呵呵地搬来一架电视机，那彩色的话匣子可整整在家里响了半个月，连贪玩的儿子也在家安静了一段日子。

桑吉卓玛起来走到堂屋，朝神龕磕了几个头，她祈祷农布能够拿回她的耳环。

窗外是漆黑寂静的世界，只有偶尔一声声沉闷的狗叫，几粒零散的星星像羊屎一样不咸不淡地撒在天上。曾经是这样一個夜晚，邻村的格茸约她出来，他吞吞吐吐地告诉她，他喜欢她，他想娶她。17岁的桑吉卓玛在黑暗中嗅到一股充满热情而躁动不安的异性的气息，她立刻臊红了脸蛋，有些甜蜜，有些慌张，她扯着衣角逃出去，丢下失魂落魄的格茸在她身后喊：“桑吉卓玛，我要娶你，我要自己挣钱给你戴上漂亮的金耳环。”